



標 疏

箋註蒙求校本

下

門	第	第
	第	號
明治	一部ノ冊數	號
年		
月		
日		
調查		

岐阜縣東濃中學校

Handwritten text in red ink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book cover.





宗蔭

佐二水玷標疏

# 拂下之也

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校本卷下

岡白駒箋註

廣德從橋

君章拒獵

列傳一十四

四詩毛詩齊詩魯詩韓詩申公作魯

溫雅正 寬博

有餘也是服虔解

醞藉二字優于師

古說箋誤夾溫雅

下蘊醞通用五十

葉五倫十起註可

證 獻八月新熟

酒而祭曰耐

猛張騫之孫

師古曰懸所賜安

車以示榮幸也致

仕懸軍益亦古法

前漢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以魯詩教授御史大夫蕭

望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師古云經明行修宜於本朝任職也為博士論

石渠師古云石渠閣名後拜御史大夫為人溫雅服虔云寬博有

餘有醞藉也師古云醞言如醞釀也及為三公直言諫爭元帝

耐祭宗廟出便門師古云西頭第一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

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

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師古云死傷犯於廟祠上不說光祿大夫

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

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云謂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也

票九

卷之六

卷之六



列傳十九

經書識書

上東洛陽城東面北頭門拒關之關活字

文王云尚書無逸文

參封縣名

乃從橋後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懸其安車傳子孫

後漢邳惲字君章汝南平西人明天文歷數王莽時寇賊

群發惲至長安上書莽大怒收繫詔獄詔獄解見于劫以

大逆猶以惲據經識難即害之使近臣脅令自告狂病不

覺所言惲乃瞋目罵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道

會赦出乃南適蒼梧建武中為上東城門候後漢百官志

二千石掌雒陽城門十二所每帝嘗出獵夜還惲拒關不

開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中東門下同入明日惲上

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也樂以萬民惟憂而陛下

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布百匹貶

東中門候為參封尉再遷長沙太守惲再遷長沙太守

列傳三十八

謝承以下本傳註文彭城靖王明帝子

張湯巧詠上卷六十二葉

元鼎四年幸河東汾陰所亡蓋郊祀之書

應奉五行 安世三篋

後漢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

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

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錄囚徒首錄之知情及還太守問

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遺脫時人奇之官至司

隸校尉謝承書曰謝承後漢書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

賀時出行閉門造車造車匠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扇門

奉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問之

前漢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湯任為郎漢儀注二千石以

人為郎任同產若子一用善書給事尚書師古云於尚精力於職

休沐未嘗出武帝幸河東嘗上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

世識之師古云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紡以車績以指

擊劍索隱引呂氏

春秋云持短入長

倏忽縱橫之術

蘭相如見四十三

葉廉頗負刑注

中卷二十八葉文

君當壚注併見

通印作本相如所

建議也巴蜀吏獻

幣物於相如相如

因令副使馳傳車

先入印符賜此幣

物彼君長得財而

喜則無勞于略定

列傳  
七十二

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昭帝立為右將軍光祿勳封富平  
侯事武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宣帝  
時為太司馬車騎將軍安世為公侯食邑萬戶身衣弋絲  
也師古云弋黑也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  
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霍光

相如題柱

終軍棄繻

前漢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好讀書學擊劍  
而古云以劍逆擊師古云以劍逆擊也名犬子小字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更  
名相如以訾為郎師古云訾與資通以事景帝為武騎常  
侍非其好也病免家貧無以自業及卓文君從奔後卓王  
孫分與財物為富人久之武帝召以為郎印符君長印符  
也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拜

列傳  
三十四

蓋欲已所建議之  
速成立功也

据本傳當削武帝

二字作年十八選

為博士弟子復

返也傳券也謂返

出關更以為券

不復之間略以字

終軍上書言事

武帝異其文拜為

謁者建節出關

昭步八關南越

票

流

南越

關

關關吏識之曰

此使者

三

相如中郎將建節徃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  
至如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師古云蜀人以為  
寵寵為榮於是卓王孫臨印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  
王孫喟嘆自以得使女尚長卿晚師古云尚相如略定西  
南夷印符再駝斯榆之君冉駝斯榆皆西南夷皆請為臣妾除邊關  
邊關益斥師古云斥開廣也舊注云蜀城北七里有昇仙橋相如  
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

前漢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  
中年十八武帝選為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繻張晏云繻符也書帛  
裂而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合符軍曰丈夫西  
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及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  
關關吏識之曰識其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後擢諫大夫

變注蒙求交本

卷之下



與漢和親。廷遣軍說其王欲令入朝。軍因自請受纓。本傳內屬下曰天子大悅。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鎮撫之。終始之終。非指其姓。

使南越。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也。師古云。言如軍往說越王。王請舉國內屬。其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孫晨業席

原憲桑柎

三輔決錄。孫晨字元公。家貧。織席為業。明詩書。為京兆功曹。冬月無被。有業一束。暮卧朝收。

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環。周也。堵。方丈曰堵。茨以生草。蓬戶不

完。桑以為柎。屈桑條。為戶樞。而甕牖二室。牖。林注云。以破甕為牖。夫妻各一室。褐以

為塞。以褐衣。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

中紺而表素。色中紺。色衣白。軒車不容巷。往見憲。憲華冠緹

履。華冠。以華木皮為冠也。緹履。足跟不正。躡履也。言其遽也。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

雜篇

東西南北各一文。編蓬為戶。二室皆以甕為牖。或曰。牖之圓如甕口。軒由軒大夫以上車也。載物之車。直輈無兩旁壁。上林賦。華楓枅。櫨註。華皮可以為

致思

索邦訓。珂婆。履曳其履也。學士年長者謂先生。戰敗為俘虜者事仇為臣。妾微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故贖之者得受金于公府。

生何病。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有慙色。逡巡。退之貌。

端木辭金

鍾離委珠

家語。端木賜字子貢。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贖以

之。皆取金於府。魯君之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子貢出私金。贖之不取。公

府。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

教導。可以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不取府金。一。今魯

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為不廉。何以相贖乎。自

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後漢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顯宗徵為尚書。時交趾

太守張恢坐贓千金。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文注云。簿。記也。詔

賜群臣。意得珠璣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對曰。孔子忍渴

列傳

納賄曰贓。璣珠之不圓者。



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說苑曰邑名勝母曾  
子不入水名盜此賊穢之寶誠不敢拜帝歎曰清乎尚書  
泉仲尼不欲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僕射出為魯相以愛利  
 為化人多殷富卒遺言上書陳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  
 寬服帝感傷其意詔賜錢二十萬

季札挂劍 徐穉置芻

史記吳季札吳王壽夢季子也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  
 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  
 已死乃解其寶劍懸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  
 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札  
 封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新序曰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  
 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吳世

上國即中國

故墓叶

列傳 四十

蕃廣既見

黃瓊見上卷三十  
 八葉黃琬對日注  
 瓊歸葬故知己  
 者不及葬往往吊  
 會于喪主之家稱  
 獨祭墓不見喪主  
 稼穡應前耕稼  
 林宗蓋廬于墓側  
 豫章屬揚州故曰  
 南州

列傳 三十 七

後漢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  
 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舉不就桓帝時陳蕃胡廣  
 上疏薦之備禮徵不至嘗為太尉黃瓊所辟瓊卒乃往設  
 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注云穉諸公所辟雖不就  
 吊時會者郭林宗等聞之疑其穉也遣茅容追及之茅容  
語者共言稼穡之事臨訣謂容曰為我謝林宗大樹將顛非  
 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注云顛仆維繫也以喻及  
 林宗有母憂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眾怪不知  
 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  
 束其人如玉詩小雅白駒篇吾無德以堪之

朱雲折檻 申屠斷鞅

前漢朱雲字游魯人也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好個儻大節



雲數上疏言丞相  
章玄成不任職玄  
成遂構成雲罪下  
獄終元帝世廢錮

龍逢板出二十一  
葉未知何如其  
意謂不異于殷紂  
之朝

得已言不至罪死

個儻解見干當世高之舉方正為槐里令坐廢錮錮也解  
卻說一枝注成帝時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  
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以益民  
皆尸位素餐師古云尸主素空也尸位不舉其事但臣願  
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師古云尚方作供  
斬馬利可以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  
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  
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  
耳師古云言殺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  
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  
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  
然後得已及後當洛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師古

列傳十九

列傳六

史魚黜殯三十八  
葉汲黯開倉四十

元帝之后王莽之  
姑 隈置據隴右  
公孫述據蜀  
秉德錄云北齊書  
文襄書有致扶輪  
之效語蓋載扶輪  
斷鞅事書李瀚時  
尚存而子光時亡  
玷按高潔公忠坎  
壤蹇刺之類李氏  
概其為人命之標  
題則子光無說猶  
之可也非熊狼抗  
忌騰畏曠雞黍斷  
鞅之類妮妮究之  
至于扶輪刑叙等  
則不下一語今本

云輯與集同謂神  
合之也旌表也 雲自是不復仕

後漢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丞相嘉七世孫剛性方  
直常慕史鮪汲黯之為人史鮪字子魚衛大夫也論語云  
直平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王莽令元后下詔罷歸王莽  
對策建武七年徵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  
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軼乘輿輪  
注云軼謂以頭止車輪也王  
帝遂為止以數切諫失旨出  
為平陰令復拜大中大夫舊注云以刀斷馬鞅未詳所出  
斷馬鞅所以止車也題曰斷鞅是  
李翰所取也但不詳所出書耳 剛轉作綱以斷馬鞅事  
作綱人疑別有申屠綱者故  
辨之云剛轉作綱非別人也

衛玠羊車

王恭鶴氅

晉書衛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為王人觀者傾都拜



列傳  
四五十

恐非子光之舊  
衛玠三出 結髮  
為兩角 見者不  
意逢見觀者聞姿  
容而出觀 敦鯤  
數見 王弼字輔  
嗣十九華何晏神  
伏注併見 晉東  
遷故稱魏為中朝  
江表江東也 精  
微之微謂道家之  
言 未猶後 正  
始指王弼時七賢  
與本文沒交涉何  
等狂妄 絕倒猶  
神伏也此後王平  
子果絕倒可謂奇  
矣 東晉元帝即  
位于建鄴故稱京

太子洗馬洗馬解見干以天下亂移家南行至豫章時王  
敦鎮豫章長史謝鯤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  
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王振於江表孟子金聲而王  
振之也此以樂喻金鐘屬 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  
聲宜也王聲也振收也 之末復聞正始之音魏正始中有竹林七賢此  
在當復絕倒平絕倒見于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彼  
故爾是不及也其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彼來相干內省無  
至於此不亦宜乎 校故終身不見喜溫色玠以敦豪爽不群好居物上恐非  
忠臣求向建鄴玠向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會率  
年二時謂被看殺建鄴  
晉書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  
才地高華有宰輔之望為佐著作郎歎曰仕宦不為宰相

說林  
篇

會稽霞舉上卷三  
十七葉 恭與祖  
玄等舉兵反安帝  
命道子討之  
見幾而作者明于  
事機之會 箋註  
蛇足

才志何足以騁累遷安北將軍為會稽王道子所害恭美  
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濯濯謂如嘗  
被鶴氅裘涉雪而行警折羽孟昶窺見曰此真神仙中人  
也恭為性不弘聞於機會尤信佛法臨刑猶誦佛經自理  
神無  
懼容

管仲隨馬

倉舒稱象

韓非子曰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  
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  
寸而似有水掘地一尺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隰朋之智  
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師  
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魏志鄧哀王冲字倉舒武帝子少聰察岐嶷岐嶷解見于荀勗音律注五六歲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群下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其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凡應罪戮而為冲徵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太祖數對群臣稱述有欲傳後意會卒

丁蘭刻木

伯瑜泣杖

孝子傳丁蘭事母孝母亡刻木為母事之事本像如生蘭婦誤

日記故事云頭痛如割

以火燒母面燒之說戲應時髮落如割即報說苑曰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未嘗泣今泣何也他日也對曰他日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泣十二國史瑜作俞

雞籠山亦前日孫策經營中之物故望之曰伯符有天

下之志業不遂而沒可悲夫其意謂諸人欲折我亦猶伯符志不遂耳或曰可對我者特伯符一人而志業不遂可惜哉此見其豪爽以蔑視諸人所以竟坐不得談也挂頰望山益見其態玷按世說王子猷不答桓車騎之問亦以挂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一般情態田子方既見中卷孔伋緼袍注

陳遼豪爽

田方簡傲

世說豪爽篇爽清快也晉陳遼字林道住西岸都下諸人共邀至牛渚陳善言理諸人欲共言折陳陳以如意挂頰望雞籠山歎曰昔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伯符孫策字也

史記魏文侯伐中山使子擊守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子擊下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

黃向訪主

陳寔遺盜



列傳  
五十

陳寔再出  
都亭  
在洛陽

平心謂無私于好  
憎物猶人

習以性成尚書太  
甲文

舊注云。後漢黃向。豫章人。嘗行於路。拾得金囊。乃訪主還之。  
 後漢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少作縣吏。為都亭刺佐。有志  
 好學。坐立誦讀。縣令竒之。聽受業太學。後除太丘長。修德  
 清靜。百姓以安。吏白欲禁訟者。有行部吏慮寔曰。訟以求直。  
 禁之理將何申。卒無訟者。去官。吏人追思之。在鄉間。平心  
 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  
 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有盜夜入其室。止於  
 梁上。寔陰見之。呼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  
 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與通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  
 矣。盜大驚。自投於地。誓願歸罪。寔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  
 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盜。後累命不起。卒于

制衰麻而服之者  
數百人共議立碑

盧里地名  
蒼頭解見上卷五  
十九葉董宣強項  
疏

列傳  
二十

公銅翁叶  
原鹿縣名 管仲  
相齊故稱管仲為  
相君 臘日冬至  
後第三戊字義見  
中卷四十七葉虞  
延刻期疏 本傳  
註竈神名禪字子

家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  
 文範先生。

龐儉鑿井

陰方祀竈

風俗通。龐儉亡其父。隨母流落。後居盧里。鑿井得銅。遂富。  
 因求奴得老蒼頭。於家數日。蒼頭自言。堂上母是我婦。兩  
 雅則婦當作妻。而夫配曰婦。則妻亦得通稱婦。母聞乃問之。奴曰。婦艾氏。女字阿  
 宏。左足下有黑子。右腋下赤誌。如半櫛。大母曰。我翁也。  
 遂為夫婦。如初。時人謂曰。盧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後漢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光烈皇后兄。光烈。光武之後。封原  
 鹿侯。顯宗時。拜執金吾。位特進。其先出自管仲。世奉其祀。  
 楚為陰大夫。因氏焉。謂為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  
 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



郭衣黃衣被髮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

因以祀之自是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與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强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薦黃羊焉

韓壽竊香

王濛市帽

晉書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為

司空掾充每譙實察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青瑣內門也刻為連鎖文

制也蓋充得賜天子見壽悅焉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

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艷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

動令為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乎壽

夜入壽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

經月不歇帝甚貴之唯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

遺壽察屬聞其芬馥稱之於充充意知女與壽通即以妻

列傳十賈

賈充為司空中卷三十九葉潘岳望塵注併見寤寐思服壽事發

司空之察屬

傳外戚

靖謚 嫗老婦之稱為老婦見悅着所贈帽不為耻所以為達

醪汁滓合之酒詳說引三略曰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

傳母儀

與士卒同流而飲標題本此升分詳說本作并分益菽粒本兩片并合今分其并合者一人食半粒于發使人請糧于王因問其母其母聞使者之言而知之

焉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

晉書王濛字仲祖大原晉陽人哀靖皇后父也哀靖哀少

放縱不羈不為鄉曲所齒齒次也晚節始克已勵行有風流

美譽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

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

人以為達終司徒長史

勾踐投醪

陸抗嘗藥

古列女傳楚子發攻秦將子發楚軍絕糧士卒升分菽粒而

食之子發朝夕芻黍黍梁食草曰芻謂牛羊食穀曰黍謂犬豕大破秦將而

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

吳乎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

其下流也注灌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一當五也謂出九異

標

衛生受文

卷之六



醉不澆酒也

日有獻一囊糗糒者糗糒乾飯也王又以賜軍軍士分而食之其不足踰嗑而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升分菽粒子獨芻豢黍粱何也子非吾子無入吾門子發謝其母然後內之

羊祜鎮南復事見上卷二十葉

吳志陸抗字幼節丞相繇次子為吳將時晉平南將軍羊祜鎮南夏石城以西盡為晉有降者不絕祜增修德信以

華元夜入楚師見子反曰敝邑易子而食折骸以爨雖

懷初附吳人悅服降者稱羊公不名祜與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德量雖樂教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遺

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

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醜人者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華元子反事見于宣十五年公羊傳抗每告其戍曰

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退三十里

戍也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我境內民皆歸於彼德

無我虞公羊傳子反曰吾亦有七日

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以詰抗抗曰一鄉一邑

求細利謂侵掠如此指保分界不

為暴我為暴無傷害於祜

不可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我為暴益彰彼之德於彼無傷也抗終大司馬荊州牧

孔愉放龜

張顥墮鵲

晉書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與同郡張茂偉康字偉康丁

潭世康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建興初出為丞相

掾後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

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

印而印龜左顧印龜印鈕也諸侯王黃金印印囊佐鈕列侯左右將軍黃金印印龜鈕三鑄如

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博物志張顥為梁相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市人

擲之墮地以石擲之其鳥墮地民爭取之即為一圓石顥令搥破之

得一金印石中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字智伯常山人漢靈

建興愍帝年號按當作永興討華軼事在建興前懷帝永嘉五年洛陽陷琅邪王睿等奉秦王業移檄四方江州刺史華軼不從其命睿遣兵討之



帝時為太尉

田豫儉素 李恂清約

卷二十六

齊王芳見世系

晉宣數見

殊類即胡狀

列傳十四

民居曰落落絡也 邑落曰聚

魏志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齊王時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為衛尉。屢乞遜位。司馬宣王以為豫克壯。勝任也。言年雖老猶勝任也。志強壯也。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猶犯夜行禁。遂固稱疾。拜太中大夫。食卿祿。薨。豫清約儉素。賞賜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

後漢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

酷吏傳

歲荒字既數見至此如註狼狽甚張敏蒙求不載魯恭馴雉上卷四十一葉

徙關事詳于上卷五十葉

義縱攻剽 周陽暴虐

刺字亦數見上指武帝 穰氏史漢共無註 甯成乳虎上卷五葉 如掩殺之掩按吏 漢此時罪繫二百餘人其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 縱一切捕鞠以無罪昆弟為解脫 程浩者合殺四百餘人 趙禹廢屠

被後遷武威太守。歸鄉。潛居山澤。結草為廬。與諸生織席自給。少習韓詩。教授諸生。歲荒。四穀不升。曰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注云武帝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拾橡實以自資。資給。年九十六卒。舊本恂作詢。誤也。

前漢義縱河東人。少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群盜。剽劫也。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武帝母。上拜縱為中郎。遷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遷河內都尉。至則誅滅其豪穰氏之屬。道不拾遺。為南陽太守。破碎甯成家。徙定襄太守。至則掩其獄。中重罪。一切捕鞠。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師古云如鷹擊毛羽。後以廢格沮事弃市。



酷吏

酷吏

二十九葉張湯見  
上 帝令楊可主  
告緡縱捕為可使  
者此為廢格詔書  
沮公事

列傳

太守下有都尉都  
尉下有令 與河  
東守勝屠公爭權  
相告言勝屠公自  
殺而由弃市

昭二

與司空張敏同名  
異人  
委為賄切委頓俗  
語

前漢周陽由由父趙兼以淮南王舅封周陽侯因氏焉景帝時為郡守武帝立  
由居二千石中最高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  
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陵  
太守奪之治後為河東都尉與守爭權弃市

孟陽擲瓦

賈氏如臯

晉書張載字孟陽安平人性閑雅閑雅也博學有文章父收

為蜀郡太守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

好亂因著銘以作誡益州刺史張敏竒之表上其文武帝

遣使鑄之於劍閣山焉仕至中書侍郎載甚醜容貌甚醜惡每

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委頓謂挫傷折壞也

左氏傳曰叔向適鄭駸蔑惡駸蔑鄭然明惡容貌醜欲觀叔向素聞叔向

德從使之收器者而往叔注云隨使令應立於堂下一言

雅也

中卷

卷八

常居沉言衣食俸  
養所處言宅地  
終身以下高士傳  
所不載宜刪

而善言有致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醜明也素聞下執其

手而上曰昔賈大夫惡大夫注云為妻娶妻而美三年不言

不笑御以如臯御注云為妻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

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言無之我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

顏回簞瓢

仲蔚蓬蒿

論語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

樂賢哉回也

高士傳張仲蔚扶風平陵人明天官明於天博物善文好

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名利清高

時人莫知惟劉龔知之終身不仕三輔重焉

麋竺一收資

桓景登高

蜀志麋竺二字子仲東海朐人朐縣仕先主累拜安漢將軍



搜神記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見婦人從竺求  
寄載竺所乘車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  
燒東海廩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請免婦  
曰不可得不燒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  
家遽出資物日中而火大發

長房許于十七葉

續齊諧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之曰九  
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厄急宜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  
以繫臂登高山飲菊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高夕還  
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代之矣雞犬牛羊代人今世  
人每至九日登山飲菊酒帶茱萸囊是也

婦人帶囊

雷煥送劍

呂虔佩刀

斗牛吳越分野

晉書初吳之未滅斗牛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

列傳  
六張  
華傳

張華台圻二十一  
葉星東西定轉  
者為經南北動移  
者為緯

盛未可圖惟張華以為不然及吳平紫氣愈明華聞豫章  
雷煥妙達緯象緯象天文星象也乃要煥宿屏人共尋天文登樓  
仰觀煥曰惟斗牛間有異氣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問  
在何郡曰在豫章豐城華即署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  
基得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氣  
不復見煥遣使送一與華留一自佩或曰得兩送一張公  
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  
樹耳事見于李札挂劍法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服也華得劍報煥  
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  
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  
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汲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  
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

栗流

續齊諧記

卷之六

十一

繫墓言所自佩之  
劍張華死後世定  
而後當遺其家不  
然則至華受禍時  
雙劍共為他人有  
干將莫邪劍工  
夫婦名見吳越春  
秋華誅後其劍  
沈延平津



王祥見下

浪驚沸於是失劍  
魏志呂虔字子格任城人遷徐州刺史請王祥為別駕民  
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初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  
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  
輔之量故以相與祥為三公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  
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

老萊斑衣

黃香扇枕

高士傳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脆脆小爽年七  
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荆蘭之衣荆蘭當作斑斕字誤也為  
嬰兒戲於親前言不稱老為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為  
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  
老萊子莫知所終舊注云著五色斑斕之衣斑斕色出

卷上

史記孔子於楚事  
老萊子孔叢子子  
思見老萊子姓纂  
云老萊複姓  
孝行下脫開字  
詳說引蒼頡篇云  
女曰嬰男曰兒

文苑

道家之學術  
雙童叶

女傳 今文無載

後漢黃香字文強江夏安陸人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  
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是時未冠故云官至尚書令魏  
郡太守陶淵明曰孝子香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  
致養冬無被袴而盡滋味暑則扇床枕寒則以身溫席和  
帝嘉之特加異賜

王祥守柩

蔡順分棹

晉書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而  
祥愈恭謹父母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  
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  
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驚歎以為孝感  
所致有丹柩結實柩果名母命守之每風雨輒抱樹而泣

列傳

王覽友弟注併見  
在上曰幕  
鯉躍雀入誠孝感  
動於天所致  
世說作家有一李  
樹



仕魏遷太尉晉武時拜太保

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避地廬山，隱居三十年。不應州郡之命。年垂耳順，乃應召舉秀才。累遷太尉。武帝時拜太保。

後漢蔡順字君仲，汝南人。少孤，養母。母終，未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伏棺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順獨得免。太守韓

崇召為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圍

冢泣，曰：「順在此。」崇聞，輒差車馬到墓所。每雷輒差車馬。後舉孝廉

不就。不能遠離墳墓。舊注云：王莽末，天下大荒，順拾椹，赤黑異器

盛之，赤眉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黑者其赤者酸。

賊知其孝，乃遺米二斗，牛蹄一隻。

淮南食時 左思十稔

前漢淮南王安，高祖之孫，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

列傳 二十九 附 九周 附 傳

列傳 十四

高祥

惠帝

文帝

廣王長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文苑 傳

張載既見十二葉 魏晉間中書兼著作掌國史故博覽圖書且張載省父

弋獵，解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外篇。內書二十一篇，外書不傳。又有中篇

八卷，亦言神仙黃白之術。黃白，金丹也。煉銀術。時武帝好藝文，

以安屬為諸父。師古云：安於天子，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

之，每為報書及賜。師古云：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

初安入朝，使為離騷傳。師古云：傳，謂解也。且受詔曰：食時上

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後謀反自殺。

事詳于本傳。

晉書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貌寢口訥。寢通作侵，短而醜，惡曰寢。而

辭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乃詣著作郎

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稔。門庭藩閫，皆著筆紙，遇得

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得讀及賦成。

西京 卷之六 一六



于蜀親觀岷  
稔取穀一熟義  
皇甫謐數見以下  
上中卷數見者不  
揭示

機雲見上卷九葉

時人未之重。自以其作不謝。班張班固兩都張衡二京以示皇甫謐。謐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張華見曰。班張之流也。於是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初。陸機欲為此賦。聞思作無。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儉父。吳人鄧儉。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歎伏。以為不能加。遂輟筆焉。

劉惔字真長。真長望月四十五葉

劉惔傾釀

孝伯痛飲

晉書。何充字次道。廬江潯人。康帝時。為中書監。錄尚書事。

充能飲酒。雅為劉惔所貴。惔常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

家釀。釀所自釀酒。言其能溫克也。籍自持以勝也。小雅云。

飲酒溫克。是也。舊本惔作恢誤。

世說。王孝伯曰。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無事。為無事矣。

列傳四十

任誕

王恭既見六葉  
秦氏曰凡事盡方

為之曰痛

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女媧補天

長房縮地

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此蓋寓言也。四極。四

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熒熒行也。言大旱火災也。浩洋。大水

猛獸食。顛民也。顛。善。驚鳥攫老弱。獸。鳥。攫。人。是也。於是女媧

鍊五色石以補蒼天。鍊。鍊。五色石。以補蒼天。鍊。鍊。五色石。以補

喻。五倫。各色石。以補蒼天。鍊。鍊。五色石。以補。鍊。鍊。五色石。以補

有禮樂刑政之名。故曰斷鼈足以立。四極。鼈。有。四。足。與。五。色。石。相。對。為。文。

耳傳曰。神靈之鼈。背負蓬萊之山。無。比。反。賊。黨。類。之。理。

殺黑龍以濟冀州。黑龍。反。賊。之。稱。號。如。大。風。十。日。皆。言。誅。滅。也。積。蘆。

非婦人也。是必。斷鼈足以立。四極。立。四極。立。四極。立。四極。立。四極。

殺黑龍以濟冀州。黑龍。反。賊。之。稱。號。如。大。風。十。日。皆。言。誅。滅。也。積。蘆。

殺黑龍以濟冀州。黑龍。反。賊。之。稱。號。如。大。風。十。日。皆。言。誅。滅。也。積。蘆。

覽真

冀充青徐  
楊荊豫  
梁雍



校出謂猛獸驚鳥也叛賊之說鑿矣

方術 既遇事見中卷四十四葉

灰以止滌水葦生於水故積聚其灰蒼天補四極正滌水滌水洪水也涸冀州平狡蟲死顛民生狡黠也蟲含血牛類之總名狡謂叛賊也顛民對叛賊言猶民也

後漢費長房既遇仙翁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顧念也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即其形也即長房形也以為縊死遂葬之長房立其傍而長房隨入深山從仙翁入深山群虎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眾蛇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虫臭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破中葛破破名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

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本傳曰家人謂其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眾疾鞭笞百鬼後失其符為眾鬼所殺神術能縮地脉千里聚在目前放之復如舊此其事也

李珪士首 安國國器

魏志崔琰字季珪河東武城人遷中尉甚有威重朝士瞻望太祖亦敬憚焉明帝時崔林嘗與陳群論冀州人士稱琰為首林琰從弟少無名望雖姻族猶輕之琰常曰大器晚成琰獨以林為大器終必遠至遠至高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三公也後咸至鼎輔鼎謂三公也

前漢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徙睢陽事梁孝王為中大

卷十 琰與毛玠典選舉用清正士事見上卷二十九葉

入軍府謂仕為幕府掾屬

咸字包林

列傳 二十 梁孝王禍二十八葉



蒙梁國之縣  
田氏名不傳故曰  
甲漢指天子朝  
廷刑徒之中  
師古曰治謂當敵  
也猶云對治董  
份曰知當世取舍  
者智也智者宜或  
失于薄而安國乃  
又忠厚矣貪皆於  
財宜其所舉皆沽  
墨而安國又舉廉  
士士之所稱未  
至國器唯天子以  
為國器

夫後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  
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師古云溺讀曰尿無何漢使使者拜內史內史  
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  
甲肉祖謝安國曰公等足與治乎言不足也卒善遇之為人  
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師古云舍止也言可取則取可止則止而出於忠  
厚貪嗜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士亦以此稱之  
唯天子以為國器師古云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國器言其器用重大可施於國  
也官至御史大夫行丞相事一作長孺國器或云後人改而崔瑗已稱字國字不允當

陸玩無人

賈詡非次

晉書陸玩字士瑤吳人器量淹雅淹與奄通大有餘也累轉尚書散  
騎常侍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朝野以為三良既沒

翼亮猶輔佐輔佐  
累代天子其弘重  
終始不變物兼  
人與事言  
司馬遷傳抵梧注  
下觸謂抵斜觸謂  
抵共非牛旁抵忤  
也違戾也與梧字  
混者字彙之誤  
文帝為五官將時  
魏主以曹植才藻  
敏瞻愛之欲以為  
嗣問翊翊默不對  
魏主問其故翊曰  
屬有所思故不即  
對耳曰何思翊曰  
思袁本初劉景升  
父子耳

以玩有德望名德之名望乃遷司空既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  
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談者以為知言翟湯隱操注玩翼  
亮累世玩自元帝時與常以弘重為人主所貴嘉性通雅  
不以名位格物抵梧諂納後進謙禮布衣由是縉紳之徒  
莫不蔭其德宇緡紳也士大夫紳笏于革帶間故朝臣曰緡紳  
魏志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少時人莫知唯閭忠異之  
謂詡有良平之奇張良後拜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文帝  
時為太尉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勗答曰三公具  
瞻所歸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瞻瞻不可用非其次昔魏文帝用賈詡孫  
權笑之文帝以下因前詡之對太相定其次

何晏神伏

郭奕心醉

魏志王弼山陽人好論儒道道老莊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



劭何曾之子何曾  
食萬四十一葉

秦氏曰言無所不  
足當作言無是其  
所不足王云弼明  
老莊此言似為退  
一舍恐非本色

標

雙言蒙才校本

卷之十

十九

年二十餘率何劭為其傳曰弼字輔嗣為尚書即時裴徽  
為吏部郎弼未冠往造焉徽一見異之問曰夫無者誠萬  
物之所資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己者何弼曰  
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常  
言無所不足何晏為吏部尚書于時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弼歎曰  
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舊云神  
伏出世說無載未見古本世說

常林帶經

高鳳漂麥

魏志常林字伯槐河內温人避地上黨耕種山阿阿曲也當

列傳  
十五

卷二  
十二

人口寡者以升分  
之多者以斗分之

逐雞之竿 怪麥  
不在而問之鳳方  
悟暴雨

逸民  
傳

列傳  
六十八  
温桓  
附之

將軍之佐吏故著  
戎服

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仕至光祿大夫魏  
略曰林少單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為諸  
生帶經耕鋤其妻餉之雖在田野相敬如賓  
後漢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家以農為業鳳專精誦讀晝  
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  
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方悟後為名儒年老執  
志不倦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乃詐與寡嫂訟田自蟻後  
舉直言到公車公車解見于羊祐識環生託病隱身漁釣

孟嘉落帽

庾凱墮幘

晉書孟嘉字萬年江夏人少知名為征西桓温參軍征西  
温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  
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温使左右勿言欲觀

標

雙言蒙才校本

卷之十

十九



盛孫楚之孫

標

言

卷之十

二十

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温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  
坐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温問酒  
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  
如竹竹不如肉何也肉歌也答曰漸近使之然漸近自然也  
歌聲不假物  
出乎喉故為自然笛聲  
出乎口是近自然也

列傳  
二十  
東陵  
傳附

風韻高遠

換借換也玉篇貸  
也世說作兩婆千  
萬兩婆猶兩箇

晉書庾敳字子嵩潁川鄆陵人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  
雅有遠韻參東海王越軍事轉軍諮祭酒時劉輿見任於  
越人士多為所構為劉輿所構附  
會以成罪曰構惟敳縱心事外無迹可  
間間隙也言無  
隙之可議也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  
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眾坐中問敳敳頽然已醉憤墮机  
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有兩千萬隨公所取矣  
輿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後石勒亂被害

龍逢板出

張華台坼

舊注引論語陰嬉識曰陰嬉識  
緯書名庚子之旦金板剋書剋刻  
也刻

文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禽其文云  
禽與擒通宋均曰謂殺關龍

逢之後庚子之旦庭中地有此板異也龍同姓稱族虐王

龍逢與  
紂同姓王殺我必見禽也

晉書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學業優博辭藻温麗器識

弘曠初未知名著鷦鷯賦阮籍見之曰王佐才也由是聲

名始著晉受禪拜黃門侍郎華強記默識默識不言而  
存諸心也四

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應對如流聽者

忘倦數歲拜中書令贊成伐吳之計封廣武縣侯名重一

世眾所推服聲譽益甚有名輔之望惠帝時拜中書監盡

列傳  
六

標

龍逢

卷之十

二十



司空象中台星中  
台光芒開坼如分  
為二星 待接待  
之待

忠臣輔彌縫補闕雖當閭主虐后之朝虐后謂而海內晏  
然華之功也進司空第舍及監省華之第舍及數有妖怪  
少子躋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也坼裂華不從曰天道玄遠  
惟修德以應耳不如靜以待之以候天命卒之以忠正為  
趙王倫孫秀等矯詔害之朝野悲痛華性好人物士有一  
介之善為之延譽雅愛書籍嘗徙居載書三十乘天下奇  
秘世所稀有者悉在華所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董奉活燮

扁鵲起號

卷六  
或作土燮三國時  
異人

燮俗燮字葉  
叶切

神仙傳董奉字君異候官人杜燮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  
三日奉時在南方乃往以三九藥內其口中令人舉其頭  
搖捐之搖捐動貌食頃燮開目動手足顏色復半日能起坐遂  
活奉還廬山下居為人治病不取錢物使病愈者為種一

列傳  
五十四

以飲懷中藥且得  
禁方能自皮外見  
五臟癥結其診脈  
知病特以為名耳  
其實不待診脈  
陽谿陽池陽谷在  
手外部謂之外三  
陽正義所謂三陽  
中穴名殊夥豈可  
悉取其血乎

株杏數年有十萬餘株鬱然成林杏子大熟奉於林中作  
倉宣語欲買杏者但自取之一器穀得一器杏每穀少而  
取杏多者有虎逐之有偷杏虎逐齧死家人知送杏還人  
知其偷杏乃死者即活自是買杏者自平量之不敢欺奉  
以所得糧穀賑救貧窮供給行旅民間僅百年居民間乃  
昇天顏色常如年三十時也

史記扁鵲勃海鄭人姓秦名越人少時長桑君知扁鵲非  
常人素隱云長桑出其懷中藥予之飲本傳云飲是以  
知物乃悉取其禁方書予之忽然不見扁鵲以此視病盡  
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後過號號太子死扁鵲曰  
臣能生之問其病死狀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厲磨  
也針以取外三陽五會正義云三陽謂少陽太陽陽明五



扁鵲使子豹為五分之熨子豹乃以八減之劑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或左或右故曰更初扁鵲見太子白所謂尸蹙者也陽入陰中動胃纏錄一說適者不寒不熱之謂八減者蒸熨劑非服餌之湯液耳目之力衰不聰明猶肌膚之麻痺故曰耳目痺

六列傳

此時光武將自徇燕趙擊尤來大槍

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  
 以更熨兩脇下子豹亦扁鵲之弟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湯之齊與劑通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  
 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帶下婦人之疾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痺腰脚痿弱之疾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言脈者由扁鵲由扁鵲法史扁鵲傳索隱云案言五分之熨者謂熨之令溫暖之氣入五分也八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越人當時有此方也

寇恂借一何武去思

後漢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光武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堅

六列傳

等諸賊故曰勿令北度  
 即時定之不可備  
 豫詳說引集覽云執金吾雖非卿亦陪卿漢九卿奉常光祿勳衛尉大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因士大夫言其得秩奉非已一人功耳  
 西龔見上卷五十七葉唐林唐遵漢書無傳蒙求不載武薦龔唐世重其薦賢  
 文者文法舞文之人納賂或因

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後拜潁川太守入為執金吾明年潁川盜賊起帝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恂對帝曰潁川事蜀故在夜來間耳如開乘輿南向賊必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  
 也即日車駕南征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恂竟不為  
 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注云恂前為潁川太守故曰復  
 也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奉與俸通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可獨享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  
 前漢何武字君公蜀郡郫人舉賢良對策拜諫大夫成帝時累進大司空為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善也勸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為公卿薦之朝廷世以此多



列傳

親朋請求進用故立科條防其請託刑名謂專任刑法為政刑必有名故律書有名例史記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注黃老尚清簡申子書言人主當執術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曰術商鞅所為書曰法通曰刑名法術又張叔傳叔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評云雖刑名學而有仁愛心李斯為秦王廷尉毀之曰今王欲拜諸侯非終為韓不

焉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後為御史大夫免官王莽為宰衡陰誅不附己者見誣自殺兩龔謂勝舍兩唐謂林遵也

韓子孤憤 梁鴻五噫

史記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刑形古通史記二世本紀也言者自為大名有事者自為形以名責實謂之刑名刑名即合刑名是也而其歸本於黃老為人口吃不能道說道言也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非見韓之削弱削為強國所削奪且衰數以書諫韓王王不能用於是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此皆韓非子篇名也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後

逸民

為秦不如以法誅中卷十一葉孟光前叙注併見自大學歸鄉里權勢富豪之家自扶風東出關過京師過霸陵為勞民以極官室壯麗此歌押韻不可解益以噫字為韻

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毀之王下吏治非斯使人遺樂使自殺

後漢梁鴻受業大學家貧尚節介博覽不為章句歸鄉里

執家慕其高節執與勢同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後娶孟氏名孟字

曜隱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因東出

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北芒葬地顧覽帝

京兮噫官室崔嵬兮噫崔嵬高大貌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

兮噫遼遼廓也肅宗聞而非之以為非朝廷也求鴻不得乃易姓

名易姓運期名居齊魯之間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

下廡堂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舉案

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卒於吳



列女傳 十五葉 蔡邕倒屣中卷三

蔡琰辨琴 王粲覆碁

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博學有才辯妙於音律  
舊注云琰年九歲時邕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邕故絕  
一絃以問之注云邕以為偶得琰曰第四絃邕曰爾偶中  
耳琰曰昔李札觀風知國之存亡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  
競上見于左傳襄二十九年下見于襄十九年以此推之何不知也

卷二 王粲既出中卷六 十二葉

魏志王粲累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與人共行讀道  
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  
觀人圍碁局壞粲為覆之覆復初也碁者不信以帊蓋局帊曰  
帊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  
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  
時人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思覃思亦不能加也覃盡思慮也典

列女傳 六十 巫視人家女姪者 媾取洗沐之為治 繒穀治齋宮河上 張絳帷具牛酒飯 食行十餘日浮之 江中浮行數十里 乃沒 十里一亭 亭有長十亭一鄉 鄉有三老掌教化 官屬即縣丞下文 所謂廷椽是也典 知倉獄

略曰。祭既才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為卿相。至於朝  
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

西門投巫 何謙焚祠

史記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到問民所疾苦長老曰  
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河伯河神也常歲賦斂百姓取錢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其餘錢三分持歸俗語不為娶婦水來漂溺人民豹曰  
至時幸來告吾亦往送女至其時豹往會河上三老官屬  
豪長者里父老皆會其巫老女子從弟子女十人皆衣繒  
單衣立大巫後豹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  
為報河伯更求好女使吏卒拘大巫嫗投之河中頃曰  
何久也何久不還弟子趣之凡投三弟子復投豹曰巫嫗女子  
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筆磬折



傳十九謝玄附

謝玄既見

糴市穀也

正義云晉筆謂以毛裝晉  
 頭禮服也聲折謂曲折腰嚮河立良久又曰三老不還欲  
 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血流豹曰狀河伯  
 留客之久其狀審得若皆罷去若汝吏民大驚恐從是不敢  
 復言河伯娶婦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皆得  
 水利民人足富豹名聞天下澤流後世  
 晉書何謙字恭子東海人從謝玄征伐驍果多權略舊注  
 云謙不畏神祠遇有靈廟皆焚之

孟嘗還珠

劉昆反火

後漢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  
 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買糴糧食注云寶先  
 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注云詭責也珠漸徙於  
 交趾郡界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死於道嘗到官革

儒林傳

光武帝

列傳十四

易前弊求民病利注云人之所病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  
 皆反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徵還吏民攀車請之乃夜遁  
 去隱處自耕鄰縣士民慕德就居止者百餘家  
 後漢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建武初除江陵令時縣連  
 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稍遷江農太守先  
 是嶠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風大行虎  
 皆負子渡河帝異之徵為光祿勳詔問昆前在江陵反風  
 滅火反風止風也題曰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  
 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笑其質訥訥遲鈍也帝歎曰此乃  
 長者之言也命書諸策

姜肱共被

孔融讓果

後漢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與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



此箋當在雷煥送  
劍下一

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天象定者

者曰緯士之就學者三千餘人二弟名聲相次皆不應徵

聘肱嘗與李江夜遇盜本傳曰夜於道遇盜欲殺之兄弟更相爭死

遂兩釋焉桓帝徵不至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以被鞞面

注云鞞竟不得見之後隱遯遠浮海濱竄伏賣卜給食還

卒於家弟子劉操頌德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年少

嚴厲注云繼母肱感凱風之孝邶風凱風序云衛之淫風

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流風雖有七子之母猶不

道以慰其母心凱風之七子自責以成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

以慰母心其孝志此其所以感也

後漢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十歲

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簡重不妄接士自非當世名

列傳  
六十

李膺見上卷四十  
三葉不得泊姓  
名接見

不入房室蓋娶妻  
後事

高明尊稱指融  
猶言舊識識言恩

繁坐中以告謂以  
先君孔子云云之  
語告於焯觀君  
所言甚不奇足以  
知君早慧

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恩乎融曰然

先君孔子與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則

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歎息大中大夫陳焯後至坐中告曰

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君觀

君之言而知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融家傳曰兄弟七人

融第六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棗輒引小者大人問其

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

端康相代 亮陟隔坐

三輔決錄韋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

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孔融嘗與端書曰前日元將

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淵深也亮明也昨曰

仲將又來仲將元懿性負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懿美



不意雙珠近出老蚌仲將名誕有文才善屬辭章官至光祿大夫

孫休吳景帝

吳錄紀陟字子上丹陽人吳主孫休時其父亮為尚書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坐之寵待也舊注引宣城記云隔以雲母屏風陟誤作隲

趙倫瘤怪 梁孝牛禍

列傳 事既見潘岳望塵南風擲孕注

晉書趙王倫字子彞宣帝第九子拜車騎將軍諂事中宮中宮即大為賈后所親信嬖人孫秀構害愍懷太子名適賈后

已于秀僻說

遂廢賈后為庶人倫矯詔自為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矯詐秀封大郡據兵權百官總已聽於倫于秀倫素庸下無智策受制於秀秀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外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

倫自稱皇帝遷惠帝于金墉 厥取

薪者通稱役徒 奴卒列位猶狗尾續貂 足續叶

列傳 十七

齊王問等起兵討倫乘輿反正 景帝孝王之兄 粟太子景帝之子 竇太后景帝及 孝王之母 袁盎卻坐上卷三十葉

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倫僭即帝位以秀為中書監驃騎將軍餘同謀者超越階次奴卒厥役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貂蟬侍中之冠謂之金不足狗尾續言奴卒不稱冠倫祠太廟遇大風飄折麾蓋麾旗屬蓋時有雉入殿中又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猶錄也并鳥閉置牢室明日開視尸扁如故並失所在失在人鳥倫目上有瘤時以為妖惠帝復位賜死

前漢梁孝王武文帝子景帝初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心內喜後復入朝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及栗太子廢注太子榮母栗姬 太后心欲以王為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



關說於帝通志畧表氏為姓胡公之後子孫有字伯爰者以王父字為氏故又作爰關止也說爰聲止之  
曰漢家法王怨盜陰使人刺殺之上由此怨望於王益疎  
 之後入朝欲留弗許歸國意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  
 出背上王惡之病薨張晏曰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王出背上象孝王背朝而于上也  
 不死時財巨萬及死藏府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  
 是贊曰怙親亡厭牛禍告罰

桓典避馬

王尊叱馭

後漢桓典字公雅沛郡龍亢人太傅榮玄孫拜侍御史時  
 宦官秉權典執政或云政當作正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  
 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後以悟宦官七  
 年不調在御史七年獻帝時為光祿勳  
 前漢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少孤牧羊澤中竊學問能

列傳 七十二 附 榮傳

列傳 四十六

王陽囊衣四十九

本傳金隄下曰因  
 止宿廬居隄上吏  
 民數十人入爭叩  
 頭赦止尊尊終不  
 肯去及水盛隄壞  
 吏民皆奔走唯一  
 主簿泣在尊旁立  
 不動而水波稍却  
 云云  
 申不害商鞅

史書略通尚書論語大義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  
 閭巷上召尊為郡令新刻本刪落徐明遷益州刺史先  
 是王陽為刺史行部至邛邰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  
 何數乘此險乘登也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  
 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  
 子王尊為忠臣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傲  
 也後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尊躬率吏民  
 投沈白馬師古云祀水神河伯請以身填金隄而水波稍却迴還吏  
 民奏狀天子嘉之秩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卒官吏  
 民紀之舊本尊誤作遵

鼂錯峭直

趙禹廉裾

前漢鼂錯潁川人學申商刑名於張恢刑名解見于韓子孤憤注以文

列傳 九

申不害商鞅

前漢鼂錯潁川人

學申商刑名

於張恢

刑名解見于

韓子孤憤注



學為太常掌故掌故事主錯為人峭直刻深師古云峭孝文時舉賢良對策高第遷中大夫孝景時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師古云支郡在四邊者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譁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問袁盎盎素不好錯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上默然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師古云誠實也後丞相等劾奏錯欲疏群臣錯議云群臣不可信大逆無道當要斬使中尉召錯紹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前漢趙禹繫人武帝時以刀筆吏積勞刀筆解見于李廣成蹊注遷御史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見知法謂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吏傳相監司以法罪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也盡白此始為人廉裾師古云裾傲也讀與倍同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

**傳** 蔡音胎 史記作使傳得相 監司用法益刻益 自此始吏持法寬 則陷于故縱不得

不刻漢書之文誤脫 亮三出 出斜谷 壘南原 命帝之帝亦指懿 下同 辛毗引裾上卷二十五葉 大抵當本邦三四合

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師古云以此意告報公卿孤立行一意而已嘗中廢已為廷尉以壽卒

亮遺巾幘 備失匕箸

晉書諸葛亮帥眾十餘萬壘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魏明遣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宣帝節度宣帝司朝廷以亮遠寇利在急戰遠來久持則銳兵在速戰每命帝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遣帝巾幘婦人之飾幘婦人首飾也遺之者辱其無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衛尉辛毗杖節丈夫之志也以制之亮復挑戰帝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而立軍門帝乃止對壘百餘日會亮卒先是亮使至帝問諸葛公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帝曰其能久乎食少事煩竟如其言如帝所計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



姜維膽斗中卷七

入斜合  
葛達叶

卷二

先主既出 靖王  
孝景帝之子孝景  
前三年為中山王  
至曹孫國除

靈帝中平元年鉅  
鹿張角舉兵其軍  
三十六萬皆著黃  
巾  
使君州牧之稱

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王追焉亮已死匿喪而儀姜維令  
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王乃退計退走不敢偏於  
是儀結陣而出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百姓諺曰死諸  
葛走生仲達或以告王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蜀志先主劉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  
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

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童童或謂當出貴人涿人李

家必出先主少時與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

葆蓋車合聚五水羽先主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好交結

豪俠年少爭附之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

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累遷豫州牧從曹公還許曹公

從容謂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

也先主方食失匕箸華陽國志云于時正當雷震備因謂

也一震之威乃本初袁紹字

張翰適意 陶潛歸去

晉書張翰字季鷹吳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

號為江東步兵阮籍既入洛齊王問辟為大司馬東曹

掾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

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

問敗人皆謂之見機或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

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

達

晉陶潛字元亮潯陽人大司馬侃曾孫少懷高尚博學善

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

列傳  
六十

阮籍為步兵校尉  
事見六十葉籍陳  
留人江東步兵猶  
言關西孔子  
固叔趙王倫及孫  
秀為大司馬輔政  
輪奢專權張翰等  
慮及禍即引去河  
間王顯成都王穎  
等起兵討同叔之

陶侃酒限六十一  
葉

標疏

箋註蒙文林

卷之十一

三



以自况。時人謂之實錄。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林黏粟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之不粘者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秬。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拳拳。勤懇也。即解印綬。去縣。乃賦歸去來。後徵著作郎。不就。又不營生業。遇酒則飲。嘗言。夏月虛間。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羲皇。伏羲也。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張。絃微不具。琴節曰徽。所以表發撫抑之處。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魏儲南館

漢相東閣

此書長篇載文選其首云五月二十

魏文帝諱丕字子桓為太子時謂太子也嘗與元城令吳質書其略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南皮縣名文帝嘗與質同

八日丕白季重無急塗路雖局官守有限云云旅衆也

列傳三十

不合上意故為不能召見是元光五年事弘年七十容貌甚麗難解

舉首謂擢第一

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微也精也彈碁間設終以博奕彈碁戲名高談娛心哀箏順耳哀箏謂箏聲清也馳騁北塲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曷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

前漢公孫弘菑川薛人少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立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免歸使貌甚麗拜博士待詔金馬門待詔解見于黃霸政殊法金馬門名稍遷至丞相封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古師古婁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師古云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別賓客



師古曰意思多所  
忌害也 徙仲舒  
事見中卷二十一  
葉

以別於豫 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師古云木  
史官屬 脫粟而已 故入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  
其性意思諸嘗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  
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

楚元置醴

陳蕃下榻

前漢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少弟師古云其母弟好書多材藝嘗與

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穆生白生皆魯儒生申公即作魯詩者浮

丘伯荀卿門人秦時儒生及封楚王以穆生等為中大夫敬禮申公等

穆生不嗜酒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元王薨後至孫戊

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

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師古云鉗以鐵束頭也先王之所以禮

吾三人者為道之存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師古云忽怠也忘道之

元王子夷王夷王  
子王戊

師古云猶今之役  
囚徒以鎖聯綴耳

人胡可與久處遂謝病去申公白公獨留王稍淫暴二人

諫不聽胥靡之晉灼云胥相也靡隨也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

後漢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年十五嘗閒處一室而庭

宇蕪穢父友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

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

清世志甚竒之後為樂安太守時李膺為青州刺史名有

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字孟

玉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不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

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後為豫章太守以禮待徐穉為功

曹性方峻不接賓客蕃性方峻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靈

帝初為太傅錄尚書事與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事泄見

害中官宦官也

徐穉既見五葉

中官指曹節等事  
略見上卷四十三  
葉元禮橫楷疏



列傳一十三

漢書張騫傳未言李廣利事不絕其筆起李廣利傳故與他傳文例不同耿恭拜井三十九葉

列傳十

本傳令史下曰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稍稍引去中卷四十二葉馮異大樹注併見阻水即韓信背水之意光武恐衆心沮喪陽為疑侯吏之言再令霸往視故曰侯吏果妄語上濟渡也下濟成也權宜之計以濟事此霸之功河水

廣利泉涌

王霸水合

前漢李廣利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惡少年謂義者以往至貳師城取善馬貳師城大宛中城名故號貳師將軍耿恭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事詳見于下

後漢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從光武為功曹令史光武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即南馳聞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

吏還白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漸水解而流也令霸往視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欲阻據於水拒敵還即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

光武笑曰侯吏果妄語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渡監護渡也未畢數騎而冰解軍皆渡唯數騎而冰解上謂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又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

亦合此天之瑞

以為軍正後至上谷太守

孔融坐滿

鄭崇門雜

列傳六十

孔融再出該覽二字誤本傳作博涉多聞協和同也

後漢孔融好學博涉多該覽為北海相時袁曹方盛注云袁紹操而融無所協附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注云也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後為少府拜太中大夫

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注云太中大夫職在言議故云

賓客日盈門常歎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

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不言以為已過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構成其罪遂見

害魏文帝意好融文辭每歎曰楊班儔也

前漢鄭崇字子游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徙平陵以警

積嫌疑應無所協附

意字亦誤本傳作深

平陵屬扶風

列傳七十四

亦合此天之瑞



崇諫太后 董賢 見前

標題賓客雜沓之

義 市水叶

從弟商崇諫太后大怒又諫董賢貴寵過度由是重得罪  
尚書令趙昌佞調害崇奏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曰  
貴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坊主上師古云言請求者多交通賓客對曰臣  
門如市臣心如冰師古云言至清也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  
竟死獄中

張堪折轅

周鎮漏船

世祖光武

後漢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  
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即位拜蜀郡太守又為漁陽太守捕  
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  
堪擊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注云狐奴縣名

列傳 一十

附枝一名寄生一  
名寓水政治不節  
則附枝生 枝岐  
支叶 支柱也又  
度也計也  
許豫名樊顯

臨川太守

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公  
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  
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蜀計掾進曰張堪昔在蜀仁以惠  
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  
世注云捲握猶掌握也謂珠王之類也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  
已帝聞歎息

舊注引世說云周鎮罷臨川泊清溪渚王丞相尊往看之  
時夏暴雨船狹小又大漏殆無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  
過此胡威事見于即啓用之今本無載見于古本世說

郭伋竹馬

劉寬蒲鞭

後漢郭伋字細侯少有志行王莽時為并州牧建武中復  
為牧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

同上



列傳  
五十二

小學註釋

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注云。禮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始到行部。到西河。美稷。注云。美稷縣名。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侯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侯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侯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行部畢還。侯為違信於諸兒。遂止野亭。須期乃入。

後漢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桓帝時。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靈帝時。為太尉。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常令講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注云。被加也。帝問太尉醉邪。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夫人欲試寬令。憲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便好奉肉羹。翻汗朝服。

外戚

霍光見前

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者。

許史侯盛

韋平相延

前漢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為霍光夫人顯所毒。崩。顯欲其小女使女醫淳于衍毒殺之。及元帝為太子。迺封后父廣漢為平恩侯。其弟舜為博望侯。延壽為樂成侯。許氏侯者三人。廣漢薨。謚戴侯。宣帝以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立。復封延壽中子嘉為平恩侯。後亦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武帝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史氏也。太子有妃。有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姓師古云。進者。皇孫之名。以列家。武帝末。巫蠱事起。巫蠱事。見于丙吉牛喘注。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皇孫有男。號皇曾孫。既登位。是為宣帝。而良娣母及兄恭已。



史丹青蒲中卷三

葉

列傳  
四十

賢父子既見中卷

二十三葉 傳經

之傳讀為附

匡衡鑿壁上卷四

葉

如淳曰稻米一斗  
得酒一斗為上尊  
哀帝時改丞相  
為大司徒

死乃封恭子高為樂陵侯曾為將陵侯玄為平臺侯及高  
子丹以功德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騎將  
軍丹左將軍

前漢章賢及子玄成皆為丞相平當字子思平陵人以明  
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輒傳經  
術言得失文雅雖不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哀帝時  
為丞相上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強起受  
侯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責矣起受侯印  
還卧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乞骸骨  
上賜養牛一上尊酒十石上尊酒也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  
位大司徒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韋謂韋賢也父子至

雍伯種玉

黃尋飛錢

漿水與米汁相將  
之名水名有漿漿  
則水通稱漿及  
於山下貯於坂頭

搜神記羊公雍伯洛陽人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  
焉山高無水公汲作義漿於坂頭與漿義行者皆飲之三  
年有一人就飲出懷中石子一升與之云種此玉當生其  
中又得好婦言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王子  
生北平徐氏有女徐氏著姓也人多求不許公試求焉徐  
氏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為婚公微賤徐氏以為狂公至  
所種石中得玉五雙以聘遂以女妻之天子異之拜為大  
夫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玉  
田今北平玉氏即其後也

幽冥錄海陵黃尋先貧因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觸籬園  
誤落者無數餘處皆拾得餘處亦皆富至數千萬尋家富

萬擅名江北



列傳 五十六

三府薦士對策問 每府有甲乙科

王允千里

黃憲萬頃

後漢王允字子師大原邠人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一日十遂與定交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并辟以司徒高第為侍御史獻帝時為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朝政大小悉委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允見卓篡逆已兆密與司隸黃琬等謀共誅之允性剛稜疾惡注云稜威稜也初懼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群下不甚附之反為卓將李傕所殺

後漢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

列傳 四十三

陳蕃見前

上卷三十八葉黃琬對日注及疏併見

列傳 四十六

孔愉放龜十一葉 丁潭亦會稽人

自新 篇

陸機吳人乞休假 歸吳今官于洛故

標

世說戴淵字若思少游俠嘗在江淮間攻掠陸機赴假還

卷之下

三

蕃為太傅時憲既死 哀閱表闕之誤

筴至此解項字在 妄

注云吝 貪也

及蕃為三公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表闕不宿而退從憲累日方還或問之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爾雅曰側出汎泉正出濫泉叔度汪汪若干頃陂注汪深廣也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頃澄之不清濁之不濁不可量也後舉辟無所就奉高閱字世說千作萬清作撓與此小異

虞駿才望

戴淵峯穎

晉書虞駿字思行會稽餘姚人歷吳興太守王導常謂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公才三公之才也為人所仰曰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舊本才誤作體

世說戴淵字若思少游俠嘗在江淮間攻掠陸機赴假還



曰還洛 船屋上

洛假休輜重甚盛載資糧什物謂之輜淵假也在岸上據胡床  
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峰穎雖處鄙事神氣尤異  
機於船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  
劍歸機辭屬非常機彌重之與定交

史魚黜殯 子囊城郢

家語曰衛大夫蘧伯王之賢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  
之史魚驟諫不從子魚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  
蘧伯王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  
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禮飯於牖下小飯於戶其  
子從之靈公吊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  
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史魚生時恒欲進賢而退不肖及  
其死又以屍諫可謂至忠矣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王為

困誓 篇

詳說曰置屍牖下 是黜殯也

襄十四年

子庚莊王于午時 為司馬

亂而不損曰靈戮 殺不辜曰厲 共 恭同謚法既過能 改曰恭

列傳 七十 獨行

汝南潁川 西華 縣屬汝南郡

上卿退彌子瑕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  
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左氏傳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杜預曰公子燮

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初楚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

不德若以大夫之靈不穀侯王自稱獲保首領以沒於地

徙都郢未有城郭築城未訖子囊欲訖未暇故遺言見意

戴封積薪 耿恭拜井

後漢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注云剛縣名舉賢良方正對策第

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汝潁有蝗災獨不入界注云西華界時

督郵行縣蝗忽大至及去蝗亦頓除及督郵去一境奇之

縣屬汝南郡

標流

汝南潁川

西華

一境奇之



列傳九附

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服遷中山相諸縣囚四百餘人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尅期日皆無違者官至大常

擁遮也

廣利見前

後漢耿恭字伯宗扶風茂陵人少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末為戊己校尉屯金蒲城匈奴攻城恭乘城搏戰擊也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復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遂擁絕澗水澗水匈奴擁絕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之竿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貳師將軍李廣利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向井

列傳二十

關寵為謁者與恭同入西域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宜赦鮑昱議曰今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句奴如復犯塞陛下將何以使將云云帝然之昱復奏恭節云云

拜禱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東觀記曰恭親自挽籠於是令士且勿飲先和虜以為神明遂引去後復攻恭恭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虜圍之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用司徒鮑昱議遣軍迎恭歸復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遂拜騎都尉

汲黯開倉

馮煖折券

前漢汲黯字長孺濮陽人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文穎云六國時衛弱但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師古云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延而也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

票疏

漢書卷之十

卷之十

四一



杜稷臣與國為存亡者 衛青公孫弘共見前

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矯託也上賢而釋之後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性倨少禮倨簡傲也面折不能容人之過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武帝曰古有社稷臣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孟康曰廁林邊側也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黯不冠不見也

戰國策曰齊人有馮煖者史記煖作驩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

孟嘗君曰屬屬同願寄食門下君受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無所好也曰客何能

曰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左右食以草具草菜也居有頃倚柱彈其

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鋏劍把也君聞食之比門下

客門下客有頃復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君為

之駕比門下之車客後復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

孟嘗君田文見下  
按此歌本以乎叶  
魚車家慶韻家古  
胡切幽詩未有室  
家叶据茶小雅復  
我邦家叶居樗

家君左右皆疾不知足君問煖有老母煖對曰有老母使人給其食用無使

乏後君出記問門下客記疏誰能為文收責於薛者文孟嘗君

名責讀曰煖署署書煖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

收以何市而反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煖之薛召諸民當

債者悉來合券券以水讀書之剖之為兩取者與者各收其一合以驗之以責賜民因

燒其券民稱萬歲祝孟嘗君反齊見君曰臣竊計君官中積珍

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陳猶列所寡有者義耳竊為君

市義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

後君就國於薛齊王遣孟嘗君就薛其地也民扶老攜幼迎道中君

顧謂煖曰先生所以為文市義乃今見之

齊景駟千 何曾食萬

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

李氏 篇

按史記亦作燒券  
標題折券字見高  
祖紀李氏失考



三列傳

此錄亦煩

晉書何曾字穎考陳留陽夏人少好學博聞仕魏為司徒  
武帝踐祚祚位也踐祚猶言即位也拜太尉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  
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  
賓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  
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太官天子膳食署帝輒命取其食  
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猶言無可食者  
劉毅等數劾奏曾侈汰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

顧榮錫炙

田文比飯

晉書顧榮字彥先吳人弱冠為黃門侍郎仕吳為黃門侍郎吳平  
與二陸同入洛號三俊二陸陸機陸雲歷廷尉正及趙王倫篡位  
倫子虔為大將軍以榮為長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  
者容貌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

八三列傳

二陸入洛見上卷九葉篡位事見二十七葉

十五列傳

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  
者為督率救之得免督率臨督誅叛黨者非官名也蓋臨時命之也元帝時終散  
騎常侍

史記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父嬰為齊相卒文代立封萬  
戶於薛招致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之以故傾天下之  
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飲食一與文案曾待客夜食有  
一人蔽火光燈光不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文起自持  
其飯比之不異客慙自到士以此多歸之文相齊湣王湣  
王欲去之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  
立為諸侯無所屬於諸侯無所屬襄王與連和卒謚孟嘗君

稚珪蛙鳴

彥倫鶴怨

南史孔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齊明帝時為南郡太守珪

九三列傳  
孔當注  
珪作

湣王滅宋孟嘗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

標

卷之十

卷之十

四十一



列傳 四十二

陳蕃語既見三十  
三葉箋依他例當  
言陳蕃事見于陳  
蕃下樹注龍洲律  
忘詳說云樂有  
坐部立部故曰兩  
部鼓吹總言樂器  
晏王弘之孫弘  
見淵明把菊注  
貴之人出入隨鼓  
吹元徽帝是年  
號顯著切韻  
使不許顯再得至  
此草堂

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  
憑几獨酌凡人所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  
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陳蕃庭宇蕪穢人問之答云大  
珪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不翦草萊使蛙棲也何必效蕃王晏嘗鳴  
鼓吹候之聞群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  
及此蛙不及晏有慙色仕至散騎常侍舊本作稚圭  
南史周顒字彥倫宋元徽中為剡令音辭辯麗長於佛理  
著三宗論言空假義入齊終國子博士兼著作大學諸生  
慕其風爭事華辯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初隱鍾山及出  
為縣令顯初隱鍾山後出為海孔稚珪過鍾山草堂草堂顯嘗  
所隱居作北山移文北山即鍾山也稚珪假山靈之其詞  
之處意移之使不許得至故云移文  
有曰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此形容草堂中

列傳 一二十

其實稚珪自怨自  
趙王與秦王會飲  
酒酣秦王請趙王  
鼓瑟趙王鼓之蘭  
相如復請秦王擊  
缶秦王不肯相如  
曰五步之內臣請  
得以頸血濺大王  
矣左右欲及相如  
相如張目叱之左  
右皆靡王為一擊  
缶秦終不能有加  
於趙趙王歸國以  
相如為上卿

人葺以為帳因山言之  
故託猿鶴以寄驚怨也

廉頗負荆

須賈擢髮

史記廉頗為趙將藺相如拜上卿位在頗右頗曰我為將  
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為勞位居我上且  
素賤人本宦者舍人吾羞為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宜偏相  
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頗爭列已而出望  
見頗引車避匿舍人諫曰廉君宜惡言而君畏匿恐懼庸  
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相如曰公之視頗孰與秦王廉頗  
王孰曰不若也不若秦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  
廷叱之辱其群臣吾雖鴛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敢  
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  
所以為此者為避匿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



列傳十九

負荆索隱云肉袒者袒衣而露肉也至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齊崔浩云要刎頸無海也

時王替使于魏

緜袍正義曰今之  
纈袍 睢歸取大  
車馬

史記范睢字叔魏人遊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睢從齊襄王聞睢辯口乃使人賜金及牛酒賈怒以為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既歸以告魏齊怒使舍人笞擊睢睢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索隱云簀葦茨之薄也用以裹其屍也賓客醉更溺之會齊醉睢告守者得出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夜見秦謁者王替替知睢賢載入秦言於昭王王拜為客卿遂為相封應侯賈後使秦睢微行夜敝衣步見賈賈驚曰范叔無恙乎留與坐飲食取緜袍賜之睢取大車馬賈言馬病車軸折為賈御入

列傳十二

詳說云即楚國先賢傳張方賢晉人故曰晉先賢傳以手曰辟張以足曰蹶張

相府乃先入賈待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乃吾相張君也御者乃張君也賈大驚乃肉袒膝行謝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權賈之髮以贖罪尚未足睢曰汝罪有三耳汝惡我罪一也辱我於刑中罪二也更醉而溺罪三矣然所以得無死者以緜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

孔翊絕書

申嘉私謁

晉先賢傳孔翊字元性為洛陽令置水於庭得求囑書託皆投水中一無所發前漢申屠嘉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楚如淳云材官故曰蹶張孝文時稍遷至丞相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



鄧通銅山中卷十  
三葉

檄解見上卷毛義  
奉檄箋

本傳謝丞相曰是  
吾弄臣君其釋之

陶潛再出

隱逸傳

延之即延年見前  
始安郡守

時鄧通方愛幸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曰陛下幸愛群  
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肅敬罷朝坐府  
中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  
第往師古云第但也吾今使人召若通至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  
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  
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  
而謝丞相是吾弄臣也乃釋之

淵明把菊

真長望月

南史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江州刺史王弘欲  
識之不能致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  
半道要之齊持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舉籃舉編  
也與及至欣然共飲先是顏延之在潯陽與潛情款款愛後

列傳  
五十四

就菊叢酌醉後歸  
宅郡守兼武事  
故稱將  
安苦節謂不厭貧

劉惔再出  
華門柴門  
晉穆帝三歲即位  
元帝子會誓王昱  
輔政穆帝哀帝相  
尋崩帝立桓溫  
廢立會誓王昱  
是為簡文帝王

標疏

卷之十

四十五

四十五

為始安郡經過潛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  
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  
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  
漉酒畢還復著之卒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  
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一云九月九日無酒坐籬邊  
叢中摘菊盈把而坐把握久之望見白衣人至太守王弘  
送酒也飲醉而歸

晉書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少清遠有標奇標高枝也喻  
與母寓居京口家貧織苴屨以為養苴草似茅皮雖華門  
陋巷晏如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惔雅善言理簡文作  
相惔與王蒙並為談客俱蒙上賓禮累遷丹陽尹為政清  
整門無雜賓桓溫嘗問會誓王談更進邪惔曰極進然故



濠市帽既見

許詢勝具中卷五十五葉

列傳

裼道士服 直不 必訓故

第二流耳温曰第一復誰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此  
舊注云。愔夜在簡文座。愔然歎曰。清風朗月。恨無玄度。玄  
度。高士許詢也。

子房取履

釋之結鞮

前漢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嘗遊下邳圯上。謂橋曰圯。楚人謂若裘也。直墮其履圯下。直猶故也。謂曰。孺子下取履。孺。幼也。良愕然欲歐之。驚貌。歐。擊也。為其老。迺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跪曰。諾。及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去後五日。雞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與

列傳

調選也

以高祖為天授詳說引運命論曰張良說於群雄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 未嘗獨將兵常從高祖

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且日。翌也。迺太公兵法。良異之。常習誦。後從高帝過濟北。果得黃石。取而寶祠之。良死并葬焉。初。良數以兵法說高祖。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也。省。視也。良以為天授。遂從不去。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為畫策。臣及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迺封為留侯。

前漢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以貴為騎郎。如淳云。漢制。騎郎。賞五百萬。得侍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後拜廷尉。持議平。天下稱之。王生者。善為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顧謂釋之。為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

票流

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四十五



益於張廷尉廷尉天下名臣吾聊使結轡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郭丹約關

祖逖誓江

後漢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幼孤孝順後母哀憐之為鬻衣裝買產業注云鬻賣也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

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注云諸使者車皆朱班輪四幅赤衡輓既至

京師常為都講都講解見于楊震關西注諸儒咸敬重之後更始徵為

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果如其志果乘使者車出門

建武中辟舉高第累轉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

張湛郭伋齊名相善

晉書祖逖字士稚范陽道人博覽書記諒涉古今京師亂

避地淮泗元帝以為軍諮祭酒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

列傳十七

列傳三十一

產業田宅符即縑也丹從宛人陳兆買入關符更始詳于中卷四十五葉杜林駁亮上卷五十一葉張湛白馬中卷四葉侯霸臥轍同十四葉郭伋竹馬三十五葉士稚當作士雅

洛陽陷時流徙於江左者

詩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取明江取清言不精中原而還渡江水必被神爵其明白如水譙郡梁國

列傳二十六

中卷二十三葉夏侯拾芥注云勝受詔撰尚書論語說大夏侯是也勝從父子夏侯建號小夏侯大學長頭說不穩身長八尺

之志振舉救也復復舊也遷奮威將軍豫州刺史仍將本流徙部曲

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

者有如大江者有如誓辭辭色壯烈眾皆慨歎屯于淮陰起冶

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

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未幾病卒豫州士女

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為之立祠冊贈車騎將軍天子以冊書贈官曰冊

冊贈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

賈逵問事

許慎無雙

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

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尚書有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兼通五家穀

梁之說注云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下自為兒童常在

大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



二十疑其頭亦異  
常諸事不決問  
面同語氣 休頭

列傳  
九十六

馬融既見

雙重叶

列傳  
十三

休賈長頭賈逵為大性愷悌多智思倣儻有大節倣作倣  
說文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左傳三十一篇國永平中  
枝注獻之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應對左右後為侍中領騎  
都尉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後世稱  
為通儒注云校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  
後漢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性淳篤博學經籍馬融敬  
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舉孝廉再  
遷除交長注云交卒于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撰  
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皆傳於世  
婁敬和親 白起坑降  
前漢高祖在洛陽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比隆  
哉周都洛陽然取天下與周異臣竊以為不侔矣侔等且秦地

扼謂捉持  
張晏曰春為歲始  
以其首謀都關中  
號奉春君  
史記匈奴傳單于  
有太子名冒頓  
單于解見上卷十  
燕王商止訛疏

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因秦之  
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也師古云天府聚陛下入關  
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此亦扼天下之亢而  
拊其背也張晏云亢喉即日駕西都關中賜敬姓劉氏拜  
郎中號奉春君封建信侯是時冒頓單于兵強控弦四十  
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  
妻單于師古云適讀曰厚奉遺之彼必以為闕氏師古云  
于皇后生子必為太子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詞為  
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大父祖  
此外祖父也上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一女奈何  
棄之匈奴乃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於外庶人之家取  
使敬往結和親約



廉頗見前  
趙奢號馬服君

史記白起郿人善用兵事秦昭王號武安君秦攻趙壘數  
 挑戰趙將廉頗堅壁不出秦使人為反間曰秦獨畏馬服  
 子趙括將耳子趙括廉頗易與趙王既怒頗數敗又聞  
 反間之言因使括代頗秦使起為上將軍括至擊秦軍秦  
 軍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秦發  
 河內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  
 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不能出括出銳  
 卒自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計曰  
 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盡坑殺之教氏雜言曰坑殺掩  
 其不知加害也非真掘土為坑也若真為坑四十萬之衆  
 寧束手就之乎蓋古有其法而謂之坑但屬兵家秘術後  
 世不傳耳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震懼也

蕭史鳳臺

宋宗雞窻

王吉再出

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居數  
 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  
 數年一曰妻字弄玉穆公女一日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作  
 鳳女祠雖宮中時有簫聲官名秦  
 幽冥錄晉兗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雞九真郡出長鳴  
 雞愛養甚至常籠著窻間後雞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  
 玄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

王陽囊衣

馬援薏苡

前漢王吉字子陽子駿孫崇並至御史大夫崇平帝時為  
 大司空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與材  
 能也通器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  
 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師古云一囊之



列傳十六

馬援再出

吳祐後漢書列傳

五十四 五嶺

始安 臨賀 桂

陽 大庾 揭陽

非五嶺皆踰也

兼兩謂車二乘

撫佑之頌

李札見四葉

本

言

卷之

四

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恠

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師古云：不營產業。車服鮮明，故云爾。

後漢馬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

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

珍恠，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卒後有上言譖

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注云：犀之有文彩也。吳祐傳：吳恢

為南海太守，其子祐年十二隨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

書。注云：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見劉向別錄。祐諫曰：大

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恠，上為國家

所疑，下為權威所望。希望其贈遺也。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注云：兼兩，故稱兩也。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囊衣微名嫌疑之間

先賢所慎，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注云：季子謂札。

列傳十四

寅子名師利，墅

別業一本作塾

求米六斗 檐帷

婦人車飾 臺御

史中丞之府 任

彥升奏彈文長篇

載文選 昔人以

下斷案文體 記

毓事見六十四葉

故人猶且有食

故人之義姪之食

於叔非故人之比

一說弘薄於故人

整亦薄於姪 交

字無義假左傳語

耳 新除官即中

軍參軍

也

### 劉整交質 五倫十起

南史：劉整仕梁，除中軍參軍。初，整兄寅為西陽內史，卒。其

子徃，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就范氏，責范求

還，整怒，仍自取范車帷為質。范詣臺訴，御史中丞任昉論

曰：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晉北毓敦睦，九族青土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整之撫

姪，食有故人。西京雜記：公孫弘為丞相，故人齊高賀從之，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

貴為，脫粟飯布被，何其不能折契鍾庾。契券也。高祖紀：歲

斛四斗為鍾，而檐帷交質。左傳：周鄭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

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冠也。臣請免整，新除官付廷

尉治罪。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為京兆督鑄錢掾，領長

京兆

後漢第五倫

卷之

五

列傳三十



我所奏言政事得失天子即決斷諫說州將尚且不

安市時鑄錢多姦巧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未下安能動萬衆乎華嶠書曰蓋延代解于褒為馮翊多非法倫數切諫

貢禹見中卷三十二葉

言事無所依違所判斷無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貢禹然少蘊藉注云蘊藉猶寬博也不修威儀亦以此見輕

不能忘贈馬人雖不受賂悅其贈之欲選舉授官是私也然知其私而克之故亦終不用其人本傳注憤憤

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心思想此馬不能忘而亦終不用注云雖不用吾兄子病一夜十起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病乞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

張敞畫眉

謝鯤折齒

前漢張敞字子高平陽人徙杜陵為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敞視事窮治所犯盡行法罰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古師

善不醇用誅罰也醇專以此能自全然無威儀罷朝會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師古云便面所以障面也扇之類也不欲見人

御史蓋執鞭者使之前驅自拊馬撫如字愛撫也按孟康曰音謂北方人以媚好為謂眉媚好不可解

有司以奏宣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後為冀州刺史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原郡清

東海王見前

晉書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少知名通簡有高識通簡而簡也不修威儀東海王越辟為掾任達不拘任達不拘仲容青雲注



凡遇事物輕視不加意曰不屑以坐除名不快快介意已齒叶

東亮見前

坐除名取官囊鯤清歌鼓琴不以屑意隣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後為王敦長史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端委禮也使百寮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丘壑言適名利而寄心於丘壑也終豫章太守

盛彥感蟮

姜詩躍鯉

列傳五十八

詳說引千百年眼云孟子載陳仲子咽蟮所食之李而後目有見本草云蟮汁滴目中可去障翳據此則婢餽蟮亦孝感所使然

晉書盛彥字翁子廣陵人母因疾失明彥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疾久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蟮蟮炙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其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仕吳中書

列傳四十七

意自皆屬鄰母麗所生之子

赤眉見前弛兵釋甲輟弓之類

侍郎吳平為小中正

後漢姜詩廣漢人事母至孝妻麗奉順尤篤妻麗盛之女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去遣逐也妻寄止隣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恠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訖以行學不在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膾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且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二母母與鄰母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比近也村落也永平初舉孝廉拜郎中除江陽令



黨錮傳序

矩武叶印進叶

范滂為太守之職  
博語叶孝嘯叶

上卷四十三葉元  
禮模楷注併見

宗資主諾

成瑨坐嘯

後漢桓帝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為尚書時同郡河南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揣治也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晫皆李任政事也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岑公孝南陽宗資主畫諾宗資南陽人也畫署文書也諾諾所請也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成瑨弘農人凡黨事始自甘陵周福汝南宗資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伯武仲進皆字也伯武房植字也仲進周福字也舊本宗誤作宋

伯成辭耕

嚴陵去釣

天地篇

列傳七十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耕

後漢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注云以其

形貌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使使聘之辭之再請復辭固請使者三反而後至

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進膳太官解見于何曾食萬注車駕幸其館光

卧不起帝即卧所撫光腹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歎息而去復引入

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子陵共卧耳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

北軍解見中卷六十四葉辭寄賣友  
相迫謂三及微之  
引八禁內

粟流

嚴光求友本

卷之六

五十三



與邾通則或為農  
或為賈也疑是言  
所販之物而字誤  
今不可考

讀書百遍而義自  
見是董遇恒言

六傳十

鄧艾大志中卷八  
葉七郡 蒼梧  
鬱林 合浦  
交趾 九真 南  
海 日南 上疏

魏略董遇字季直性質訥好學與兄季中采相負販相與  
物賣也常挾持經書投閑習讀明帝時官至大司農初遇  
作老子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為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  
遇不肯教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  
者云苦渴無日有生計而不能曠日但急於成故曰渴遇言當以三餘冬者  
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蜀志譙周字允南巴西充國人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  
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  
頗曉天文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九列卿位及魏大將軍鄧  
艾入陰平後主使群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為蜀與吳本  
為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

勸出降 無虞謂  
後主受魏封為安  
樂公  
蒙賴全國皆謂蜀  
中不罹兵燹而免  
飢荒

本紀

二世與趙高謀曰  
大臣不服官吏尚  
強及諸公子必與  
我爭為之奈何高  
曰今時不師文而  
決於武力願賤者  
貴之貧者富之遠  
者近之則上下集  
而國安矣乃誅大  
臣及諸公子將間  
昆弟三人囚於內  
宮議其罪獨後二  
世使使令將間曰

宜可奔南唯周以為自古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乃上疏諫  
遂從周策劉氏無虞虞猶一邦蒙賴周之謀也賴所恃  
晉文王為魏相國文王司馬昭也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  
晉室踐祚除散騎常侍不拜

將間仰天 王凌呼廟

史記秦公子將間昆弟三人二世胡亥信趙高之謀囚於  
內宮議其罪使使令將間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  
將間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  
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  
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臣不能奉書從事奉詔書將  
間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  
劍自殺

票流

後主蒙求交本

卷之六

五十四



云云

嘉平齊王芳年號

魏主芳昏懦受制於司馬氏凌慶之欲廢芳立楚王彪以抑司馬氏權會吳人塞涂水凌欲因此發表求討吳而其計泄與長頭之賈逵同名異人

本

言

卷之

五

魏志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累遷太尉假節鉞謀廢齊王立楚王彪嘉平三年凌詐

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以討之司馬宣王知其計不聽王

自帥中軍汎舟到甘城凌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丘

面縛水次曰唯縛手於後凌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何

苦自來邪山堂肆考曰折簡猶言半簡也宣王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

梁道字遠王凌是大魏忠臣唯爾有神知之至項地名仰鵞而

死六月宣王疾夢凌達為祟遂薨

二疏散金 陸賈分橐

前漢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兄子受字公子宣帝時廣

為太子太傅受為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

趙佗為南越尉故曰尉佗

長安東郭門 每請賓客輒費金

在後父子並為師傅叔姪猶父子也朝廷以為榮後廣謂受曰吾

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此皆老子之言廣引之殆

也豈如歸老故鄉以壽命終父子遂乞骸骨許之上賜黃

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祖道

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輒賣金以供具或勸買

田宅廣曰吾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

食此金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

賜以盡吾餘日族人悅服皆以壽終

前漢陸賈楚人有口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

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醜結箕踞見賈古師

推箕踞謂仲其兩脚而坐其形似箕故曰箕踞 賈因說

票 荒

卷之

下

五



橐中裝不必從註

好時雍州縣名  
前橐尉佗之橐此  
陸賈之橐

女下漆等字者

陳平多轍上卷五  
十五葉

荀淑再出

他說其利害。他蹶然起謝賈然師古云蹶驚起貌。留與飲數月。賜賈橐中

裝直千金。珠王之寶其物質輕而價重可下。它送亦千金。蘇林

大夫孝惠時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橐

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馬

從。歌鼓琴。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

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又改向所死家得寶劍

後為陳平畫數事。平用其計。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

錢五百萬。遺賈為飲食費。賈以此遊漢廷。公卿間。廷謂朝廷名

聲藉甚。藉甚解見于王衍風鑒注。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以壽終。

慈明八龍 彌衡一鶚

後漢荀爽字慈明。潁川潁陰人。父淑字季和。舉賢良方正。

對策。補朗陵侯相。續漢書曰淑對策。蒞事明理。稱為神君。

有子八人。儉緼靖肅。汪爽肅勇。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爽

幼好學。十二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

師。爽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為之語。曰。荀氏

八龍。慈明無雙。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徵之。爽欲遁。不得。吏持

急。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拜司空。

自被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卓忍暴

必危。社稷。辟舉才略之士。將共圖之。會病薨。

後漢彌衡字正平。平原般人。少有才辯。尚氣剛傲。好矯時

慢物。遊潁川。乃陰懷一刺。刺名刺也解見于王符縫掖注。既而無所之。至

於刺字漫滅。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

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注云陳群字長文。司馬朗字伯達。對曰。吾安能

獻帝都許昌。卑長文。伯達為割。苟或

苟或

票流

變主蒙求交本

梁冀事見上卷五  
葉理辨決也

十二上脫年字  
杜喬見上卷

慶弔不行不出門  
也八龍中爽無  
雙龍雙叶

就不入都調見也  
平原王勝和帝子

獻帝都許昌  
卑長文伯達為割  
苟或

票流

變主蒙求交本

卷之六



字文若 按世說請客下亦曰其意以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一說荀有感容監厨可啖餘肉請客謂伴食侑客 融才優修自我見之猶小兒耳其餘不足數 碌碌註見六十七葉 舉祖數叶

卷八

劉向新書

從屠沽兒邪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注云趙為蓋冠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注曰典畧曰衡見荀儀容但有貌耳故可弔喪趙有腹大健啖肉故可監厨也唯善孔融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冠而融四十遂與為交友上書薦之有云鷲鳥累百不如一鷲注云鄒陽上書之言也鷲大鷲也融數稱述於曹操操以其言悖逆送與劉表表不能容送與江夏太守黃祖祖性急衡言不遜遂殺之年二十六

不占殞車

子雲投閣

新序曰齊崔杼弑莊公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也去行餐則失匕上車失式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鬪之聲恐駭而

列傳七十五

本傳門下史下曰歲餘除為郎給事黃門 成帝哀帝平帝三世 前輝光謝驪奏武功長孟通浚并得白石有冊書著石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始自此 恬靜不趨勢利 莽以符命自立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歆子棻豐子棻又獻符命因棻豐父子 奇字古文之異者 不與獻符命事 益以下十字師古註 侯邑鉅鹿人 為論語作法言為易作太

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前漢揚雄字子雲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王音奇其文雅召為門下史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入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大夫恬於勢利如是及莽誅甄豐父子投劉歆于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師古云不須奏讀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自投下幾死棻嘗從雄學奇字莽以雄素不與事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蓋以雄解嘲之言譏之也解嘲云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寞實守德之宅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



玄本傳欲觀太玄謂雄曰今學者云云以儒學得祿位者冥閻叶靜命叶

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而侯芭常從雄居受太玄法言焉劉歆謂曰今學者祿利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卒侯芭為起墳

魏舒堂堂 周舍鄂鄂

晉書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寧氏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甥姊妹子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當我應之言舒姿望秀偉飲酒石餘遲鈍質朴不為鄉親所重不修常人之節不為皎厲之事皎厲潔白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年四十餘對策升第遷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才者罷之沙汰撰也舒曰吾即其人也襍被而出襍被也帛三幅曰被蓋包衣服帛也

簡子名執

晉文帝為魏相國時魏舒為參軍

衣也包寢轉相國參軍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罷目送之共而出也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領袖解見于李彥領袖注及山濤薨領司徒陳留周震累為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卿喪亡所辟府公輒喪亡僉號震為殺公掾舒命之竟無患舒命震竟無患識者稱其達命年老遜位賜几杖安車駟馬門施行馬行馬解見于王覽友弟注時論以為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史記晉大夫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臯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羊裘賤狐裘貴諺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唯唯唯敬不聞周舍之鄂鄂鄂鄂之言也是以憂也舊本鄂作鄂

無鹽如漆 姑射若水

卷之十一 五十一



古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正后也為久極醜無雙白頭深目長指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小髮折腰出宵皮膚如漆年四十無所容入街嫁不售街自媒也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備後宮之掃除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掩口大笑王召見之無鹽為陳四殆其言曰今大王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鏡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詭譎強於左右邪偽立於本朝諛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續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王於是立折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彫琢進直言延側陋立太子拜無鹽為后而齊國大安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安

閻守門者按前年傳莊公與射姑飲酒射姑碎酒私出閻乞肉于射姑奪閻之杖以敲其頭下杜註躁疾也

子綽約柔媚貌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邾子投火 王思怒蠅

左氏傳邾子在門臺門上臨廷閻以餅水沃廷沃灌也邾子望見之怒閻曰夷射姑旋焉射姑邾大夫閻命執之邾子有怨射姑故誣命執之子

公下急而好潔故及是莊公即邾子謚旋小便廢墮也有潔疾見其不潔怒執射姑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莊

魏志王思濟陰人領豫州刺史思能吏然苛碎無大體煩細官至九卿封列侯魏略曰思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

筆擲地蹋壞之蹋踐也壞鼓也如是再三思毒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

符朗皂白 易牙溜澠



載記十三

符堅前秦三見世系及上卷三葉東晉都揚州建業所由其物所出及下文雞棲半露黑白之類謂秦為關中

生貯之不爰也進食也

說符篇

列傳十

織葦如簾薄吹簫如挽歌或曰樂喪殯若樂人引強所謂擊張

晉書符朗字元達略陽臨渭人堅從兄子拜青州刺史

降晉加負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超然高舉貌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謂其由之然也會誓王

為設盛饌符朗極江左精餚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

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棲常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鷲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羞時人咸以為知味

列于引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知之易牙齊大夫善聞味辨淄澠二水但嘗而知之也易牙齊桓公嬖臣善知味者也

周勃織薄 灌嬰取繒

前漢周勃其先卷人徙沛以織薄曲為生薄蠶具也許慎云葦薄為曲所蠶也常以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強服虔云能引弩官也高祖起勃

以中涓從攻戰中涓供官中掃除之役者以功封絳侯勃為人木彊敦厚師古云木彊謂質朴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師古云屬委也勃不好文學每

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如淳曰勃自東鄉責諸生說士不以賓主之禮也趣為我語其推曾少文如此推謂樸鈍如推也舊本薄作畚非

前漢灌嬰睢陽販繒者也師古云繒者帛之總名以中涓從高祖及項籍敗垓下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至東城破之所

將卒五人共斬籍以功賜爵穎陰侯文帝時為丞相馬良白眉 阮籍青眼

蜀志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兄弟五人字皆有良字故稱五常良眉中

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

列傳十一

屬大事付託崩後事也後果誅諸呂立文帝引如淳說則說事當從史記作說士

卷九

常良叶

如先主意者

票流

箋言蒙求校本

卷之十

六十一



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為散騎常侍轉從事中郎  
開步兵厨管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厨也軍營士有善釀者乃求  
為步兵校尉籍不拘禮教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  
眼對之及嵇喜來吊籍居喪籍作白眼喜不擇而退喜弟康  
聞之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  
疾之若讎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  
反

黥布開關 張良燒棧

前漢黥布六人師古云六縣名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  
壯坐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師古云幾近也聞  
者笑之布以計輸驪山師古云有罪論決而輸作於驪山驪山之徒數十  
萬人布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群  
耦類也

六即六安  
因相者言改姓黥  
以厭當之

梁項羽季父  
籍項羽名不入關  
以前屬楚懷王霸  
王之業未成故直  
稱名

淮以北沛陳汝南  
南郡為西楚彭城  
以東為東楚九江  
以南為南楚  
張良再出

鑄金之有足者

盜師古云曹輩也眾數千人後以兵屬項梁楚兵常勝功冠諸侯  
布之功常為諸軍最兵皆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眾也項籍引兵  
西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師古云間道微道也  
遂得入至咸陽布為前鋒項羽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歸  
漢封淮南王漢四年立布為淮南王  
前漢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更立沛公為漢王  
王巴蜀漢中漢王就國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因說  
漢王燒絕棧道棧道閣道也險絕之處旁鑿山巖施版梁為閣道也以備諸侯盜兵  
亦示羽無東意迺使良還行燒絕棧道還謂歸還韓且行且燒所過之處皆燒之  
陳遺飯感 陶侃酒限

南史宋初吳郡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鐺底焦飯遺在役



義傳 潘綜 附

列傳 三十一

致思 篇

列傳 一十

標 疏

雙言蒙才核本

卷之十

六十一

東晉安帝不慧會  
晉王道子輔政後  
委世子元顯朝政  
大亂東土囂然孫  
秀之族孫恩因民  
心騷動自海島出  
作亂宋高祖劉裕  
因討恩有功而起

范遠之僕從亦極  
醉飽  
荆州江陵 殷浩  
見上卷五十四葉  
江道藝雜注 進  
謂增限數  
儀服鮮異不哭而  
出遣人尋其去處

常帶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錄采後孫恩亂聚得數  
升常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  
涕遺在役而亂作  
未遺存亡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  
咽母豁然朗明

晉書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徙潯陽早孤貧為縣吏孝廉范  
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客其母乃截髮得雙髮髮編  
他髮  
被髻者所  
以為飾也  
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侃至太  
尉都督荆江等諸軍事長沙郡公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  
有餘而限已竭佐吏殷浩等勸更少進侃曰年少曾有酒  
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侃嘗丁母憂丁憂解見于  
隱之感鄰注艱辛在  
幕下二客來吊儀服鮮異遣人尋之但有雙鶴飛冲天而  
去冲上  
飛也

楚昭萍實

束皙竹簡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  
舟人取之取之以  
上楚王王恠問群臣莫能識使使聘魯問孔子  
孔子曰此萍實也萍水  
草也可剖食之吉祥也惟霸者為能獲  
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楚使  
者來以告魯大夫大  
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陳之野  
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  
如蜜此楚王之應吾是以知之

晉書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疎廣之後廣曾孫避難  
徙居因去疎之足足古作正  
故言去足遂改姓焉皙博學多聞少遊  
國學後為佐著作郎初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  
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

二疏散金五十四  
葉疎疎同去疎字  
足旁姓束

標 疏

雙言蒙才核本

卷之十

六十一



顯節陵明帝陵名

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其在著作得觀竹書隨宜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哲哲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其文曰制令流水而已地而祭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洒掃云云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

曼倩三冬 陳思七步

列傳三十五

項羽少時學書不成曰書足記姓名學字也擊劍索隱說見相如題柱疏

前漢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師古云不拘常四方士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師古云銜行賣也鬻亦賣也朔上書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三冬冬三月子冬日乃得學書言十五學擊劍師古云擊劍逆擊而中非斬刺也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

文學

讀箋註如蒙求至此始有公車字枚舉諸關上卷二十七葉持猶以也其為火煎豉汁豉汁為熱湯者豉比文帝忘同胞之親將殺已汁泣急叶陳思王事詳于中卷六十三葉子建八斗注

標疏

後漢書

卷之六

六十三

之教師古云鉦鼓所以為進退士衆之節也亦誦二十二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劉汝云可使有勇之言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師古云孟賁師古云捷若慶忌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駟馬追之廉若鮑叔管仲分財自取其少與信若尾生師古不能及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胡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師古云偉師古云令待詔公車待詔見于黃霸政殊注師古云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請也後常為郎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詎啁而已郭舍人優之見幸者啁與嘲同

世說曰魏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作詩不成當行法即應聲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為汁豉配鹽幽也豉也其在金底然其也豆在金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慙色東阿即陳思王曹植舊封



廉范五袴

列傳 六十

後漢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為官吏所擾寵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扈眉皓髮注眉雜白黑也老者眉雜白黑也

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為人選一大錢受之後官至太尉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清約省素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後漢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蕭宗時遷蜀郡太守

老脚遠來是自苦也  
或携手或執杖謂之自扶  
他人不可得息此亭舍

列傳 六十

列傳 七十

詳說云字孤言字育孤子指兒無常父  
父主叶  
主下脫毓字

守厲以淳厚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謂百工之事及紡績夜作之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因隱蔽火災還止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襦短衣也昔者衣食不足襦且無有今乃至有五袴在蜀數年免歸

汜毓字孤 郗鑒吐哺

晉書汜毓字稚春濟北盧人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字育兄弟之衣無常主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武帝累召不就

晉書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詩不倦以儒雅著名成帝時為太尉初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鑿名德傳共飯之時兄子邁外甥

粟流

義生袁求校本

卷之六

六十四

晉懷帝永嘉五年永嘉五年石勒之亂已數見外甥姊妹之子



所存指兄子與外甥

周翼並小。幼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飢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滿至護軍翼，剡縣令鑿薨，翼追撫育之恩，解職席苫，心喪三年。

荀弟轉酷 嚴母掃墓

晉書荀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為兖州刺史，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固欲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仗節斬之，從母扣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其仗法如此，後領青州刺史，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號

列傳三十

厚養從母

朝廷投節使得專生殺之權，故殺人必仗節臨之。斬之哭之，果有悔弟絕刑，殺比於兄，晞轉酷，是曰荀

列傳六十

多置轉易嚴刻三句各一事非連屬之語

曰屠伯。言殺人如屠兒之。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甚於晞，百姓號小荀，酷於大荀。

前漢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遷河南太守，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內之。當死者，一朝出之，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

詭秘之詭非詭譎之詭故曰莫能測

淺。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屠伯。其母從東海來到洛陽，見報囚，大驚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至謁，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

洛陽即河南郡都亭見八葉

下良久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不聞仁愛教化，以全安愚民，顧多刑殺人，欲以立威。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行矣。去女

票流

殺師古云言多殺人者已亦當死

卷之六

六一五



東歸掃除墓地耳師古云言待其喪至也遂去歲餘延年坐棄市東海賢其母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古師云一門之中五二千石故總云萬石

洪喬擲水

陳泰挂壁

晉書殷羨字洪喬陳郡長平人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其資性介立如此

魏志陳泰字玄伯司空群之子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吏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

王述忿狷

荀粲惑溺

列傳四十 七般 浩傳 之中 載

馬傳曰置步傳曰 陳群感容中卷五 葉

列傳 四十五

王述 中卷十 八葉

屢為太守

爽謝安兄

洪曹操從弟

晉書王述字懷祖東海太守承之子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沈靜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累遷尚書令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但性急為累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瞋甚撮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洪範云高明柔克謝奕性羸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舊本述誤作術

荀粲傳曰粲字奉倩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聘焉容服惟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病亡傳嘏往唁粲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何哀之甚粲



曰佳人難再得顧述者不能有傾國之色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世說曰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慰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見惑弱篇世說惑濁篇

宗女愈謹

敬姜猶績

古列女傳宋鮑女宗者鮑蘇妻也養姑甚謹蘇去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因往來者請問其夫不輟請問問安也賂遺外妻甚厚女宗之妙曰可以去矣長婦為妙益蘇兄之妻也女宗曰婦人固以一醮不改夫死不嫁為分者也婚娶有醮禮父醮歸而行合昏皆醮也皆但酌而無酬者也證又云一與之醮終身不改吾姑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為見棄之行將安用之遂不聽既曰天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為貞以專愛為善哉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

賢明傳

母儀篇

不亦宜乎婦人有七見去妬正為首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而美之表其間號曰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

古列女傳魯季敬姜莒女也號戴己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穆伯季悼子之子文伯之母博達知禮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

方績文伯曰以敬之家而主猶績敬文伯之名大夫稱主妻亦如之言家有寵不

當績懼于季孫之怒季孫康子也位尊而為大宗故懼于其怒按穆伯康子之從祖叔父也

其以敬為不能事主乎謂母稱主嚴敬之辭也敬姜歎曰魯其亡乎

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童僕蒙不達也而汝也言已居官而未聞道昔聖王

處民男女效績否則有辟古制也績功也辟罪也又出魯語

鮑照篇翰

陳琳書檄

南史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瞻逸嘗謁宋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貢獻也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

列傳第三

義慶長沙景王第三子為臨川王嗣著世說

標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二二



宋文帝見世系

大王照勃然曰勃然威氣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是皆蘊智能碌碌與燕雀相隨乎在碌碌猶鹿鹿言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匹尋擢為國侍郎文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避見害嘗賦擬古詩云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文選照作昭

卷二

魏太祖為漢司空時以琳瑯為屬官記室書記之官頭風與頭痛異然患頭風者必兼頭痛此與吳質書二月三日書與前書異

魏志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歸太祖太祖愛其才並以琳瑯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瑯所作典略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翕然起貌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嘗使瑀

作書與韓遂時從太祖出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翩翩高舉貌言出於

浩浩萬古 不可備甄

李子言自史記至晉宋子史向千卷况搜神列異搜神記異等記浩浩雜書浩浩言難可時復見錄且古人窮一經明猶辭皓首哉新刻本妄加後世此甄擇恐難全備也

艾煩披華 爾曹勉旃

今以有限之力當讀無涯之書本於徒欲強記洽聞終恐唇腐齒落所以艾除繁冗採披精華冗剌也如冗官冗物之冗披拾也冀



爾曹披尋儻獲微益也

本文轉音之字加半圈者未違校訂恐有訛漏若其旁訓則間有所刪正覽者察諸

徐狀元補注蒙求校本卷下

附官職考略

○縣尉大縣兩尉小縣一人掌武騎常侍常侍從○佐著作郎著作

○安北將軍時立北鎮北征北等臨○刺佐刺佐史○安漢將軍蓋

○東閣祭酒祭酒義○秘書郎書允○軍諮祭酒諮議參軍

○東曹掾葉上卷二十九○督郵郡守屬

○振威將軍將軍下奮威○貳師將軍廣始于李○軍正同軍○尚書

○僕射漢成帝置尚書五人○主爵都尉漢元帝始置焉甲乙

○士疑事承○小中正陳勝不為楚王職事兩漢無聞○大史既出上卷瑞應

○太子少傅官亮○員外郎標疏○中涓潔如淳曰居中而涓

○步兵校尉漢時掌兵○將作大匠陵園廟路寢宮室

○掃部助 ○步兵校尉 ○將作大匠 ○中涓 ○大史 ○中軍參軍 ○國子博



○國侍郎諸王國寺即贊相威儀通傳 ○軍謀祭酒軍諮祭酒同

周太師 周少師 秦太尉漢改大 後漢太尉上 三公太傅 三公少傅 三公丞相漢改名相國 三公御史大夫漢改司徒 三公太保 孤少保 公御史大夫漢改司徒 三公太傅 三公少傅 三公丞相漢改名相國 三公御史大夫漢改司徒

晉太師 太尉 大司馬 三公尚書省 八太傅 司徒 大將軍 中書省 公大保 司空 省門下省黃門侍中

東涯氏曰三省共後漢以來近侍之官。初以宦者任之。晉後用士人。其權漸盛。終兼政柄。大抵光武懲西京三公專權之弊。初置尚書。三公失職。魏置中書。而尚書見疎。東晉以來。侍中專權。而中書之職分。

明治十五年八月一日出版御届  
明治十五年八月刻成

愛知縣平民

出版人 梶田勘助

名古屋區鐵炮界  
二町目三十二番地



